

国家关怀与政治共识的建构

刘 杰

(上海社会科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上海 200020)

摘 要: 政治共识是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基础和前提,而一个具有高度政治共识的国家又必定是民众具有高度国家关怀意识的国家。唯有如此,这个国家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在国际社会中具备长期的成长性。面对国家关怀意识淡化导致的政治共识缺失的现状,中国要维持长期的稳定发展,必须以凝聚国家关怀意识为突破口,逐步重建政治共识。

关键词: 政治共识; 国家关怀; 中国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2)09-0046-03

政治共识既是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价值前提和理念保障。一个国家的制度稳定性取决于大多数人民对这一制度的支持和认同程度,同样,国家建设的重大举措和治理方式也必须取得民众的高度共识才能顺利推进。因此,政治共识的首要基础是一国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和关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一个具有高度政治共识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民众具有高度国家关怀意识的国家。唯有如此,一个国家才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在国际社会中具备长期成长性。

在国家关怀与政治共识的互动关系中,国家关怀意识的培育和自觉是基本的前提条件,不能设想一个大多数国民对自己国家缺乏基本关怀的国家可以具有基本的政治共识。在一般意义上,国家关怀是一种国民的集体意识,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基于共同的核心价值而内化为文化自觉的国家认同感和自豪感。当然,国家关怀与政治共识

不是天然存在且恒定不变的,一些中东国家发生的社会骚乱可以充分验证这一点。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正向互动仍是积极的和可持续的,国家关怀有助于增进政治共识,而政治共识的形成则有利于提升国民的国家认同感,激发国民的国家关怀意识。只有当国家、社会、市场以及国家内部生态与外部生态之间呈现巨大张力时,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才可能会基于对国家的发展状况严重缺乏信心而在国家关怀与政治共识之间产生二元选择的难题,政治共识的淡化乃至丧失随之成为必然的后果。在政治共识缺乏的现实下,每一个人都会不自觉地倾向于根据自己的价值偏好采取感性的政治行动,国家关怀因此也受到极大的削弱。这是任何一个试图维持稳定和发展的国家都应竭力避免的。

在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国家关怀一直构成中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精神底蕴,尤其是近百年来,面对国家和民族遭遇的沉重灾难,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共同国家关怀情感下,凝聚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共识。这种政治共识不仅有效地抵御了殖民者的坚船利炮,维护了国家的生存和统一,更在新生共和国的整合与凝聚下激发

收稿日期:2012-07-15

作者简介:刘杰(1965—),男,四川内江人,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起了全体民众的国家关怀热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国家建设和国家成长道路,在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中浓缩了发达国家用几个世纪才取得的经济成就,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迅速成长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在此意义上,共同的国家关怀为中国构建起了高度一致的政治共识,其不仅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兴亡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是推动中国走向强盛和复兴的内在动力。

近年来,随着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政治发展方面也逐步酝酿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取向,其中十分显著的征兆之一就是曾经高度一致的政治共识呈现出了碎片化倾向。这一方面表现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政治理念日趋多元化且呈现出难以有效整合的取向,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日益频繁的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普遍的廉政焦虑乃至多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看出端倪。政治共识碎片化的根源当然十分复杂,既有社会结构变迁导致的多元价值并存乃至利益冲突,也有理想主义失落后的虚无主义和政治冷漠。在众多的根源性因素中,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相适应的国家关怀意识的普遍淡化更决定了政治共识淡化的内在必然性,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在过去三十多年超常规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确实存在着收入差距拉大、腐败现象严重、部分民众利益受损等难以避免的结构性问题,这促使部分人群滋生出极端的民粹主义倾向,把发展中出现并应通过发展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归咎于国家发展本身,甚至以此否定国家发展的总体成就,进而导致当前社会中呈现出以民粹主义抵消和弱化国家关怀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一些人借民众利益的名义绑架国家利益,借民众的诉求来贬损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使国家的正当性和政府决策的合理性不断受到各种批评和质疑,使政府整合政治共识的意志和能力不断下降。

第二,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强势。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引进外资和管理经验进而逐步向外部市场扩大开放为起点的。在市场开放的同时,西方的人文理念和政治价值不可避免地被引入到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在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外部性理念所内在蕴涵的价值导向因人为忽视而在中国许多领域渐具话语强势,普遍性的价值泛滥导致了许多人对国家价值特殊性的选择性放弃。西方式价值理性在成为主导意识的同时,也导致部分群体的国家立场呈现虚无状态乃至外化出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取向,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被放在外部设定的标准下加以

考量。在人为地抽取掉历史和国情因素的普遍标准下,中国的发展成就被极大地贬损,国家形象始终难以得到良好的塑造,国家关怀意识被空前地淡化,政治共识因而受到极大的削弱。

无论是民粹主义还是西方中心主义,核心问题均在于它们凸现了国家关怀意识在中国社会中普遍淡薄的严峻现实。在价值理念上,爱国主义似乎成为一个虚无的号召,主流价值的整合力不断消减乃至呈现出边缘化趋势,而且当传统的意识形态灌输方式日益失效时,人们尚未找到重塑国家关怀的有效路径;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人们更加注重个人权益的维护和个体价值的实现,对于国家利益则倾向于视而不见抑或感性地归之于政府利益。这一切都在无形中极大地弱化了长期以来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国家意识,人们越来越把国家视为一个虚幻的概念,在个体意识萌发的同时常常忽略自己作为国家成员的身份,致使国民对于国家的奉献精神 and 忠诚意识日益成为稀缺的公共价值。

面对国家关怀意识淡化导致的政治共识缺失的现状,中国要维持长期的稳定发展,必须以凝聚国家关怀意识为突破口,逐步重建政治共识。首先,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使得国家实力空前增强,这为重塑国家关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国家实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也是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前提。只要中国继续保持经济适度增长、进一步改善国民财富的分配机制,民众就将不断地强化自己国民身份的自豪感和对国家的认同感,也将逐渐对国家建设和国家成长达成集体共识。其次,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及其政府是凝聚国家关怀的主导力量。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发展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和意志凝聚民心,激发民众的爱国热忱和强国梦想。再次,中国历来的文化价值中始终蕴涵着浓厚的国家情怀,尽管在一段时期内有所弱化,但从根本上看,这样的国家关怀始终内化于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最后,现实的国际环境为国家关怀注入了严峻的外部性压力。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应对外部挑战乃至生存危机的历史,国家关怀意识的生成常常是民族危机这一外部性压力的一种价值外化。当前,这一外部性压力并没有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减弱,掌握话语权的西方国家时而制造“中国威胁论”、时而制造“中国崩溃论”,这使得国家关怀意识的强化仍然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紧迫命题。

在本原层面上,国家关怀是一种普遍的国民情怀,应该成为每一个国民的基本精神素养。对

于今天更具有开放性和世界眼光的中国人而言,国家关怀更应该是一种自觉的文化价值,并应该将这样的情怀转化为自觉的行动,为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和复兴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和动力。今天,国家关怀的构建至少要求我们树立四个意识:第一,人本意识。中国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为了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使每一个社会成员生活得更有保障、更有尊严、更加幸福。这当然也是形成政治共识的首要价值前提。第二,大局意识。中国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更多的人员具备大局意识,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整体视野来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不能基于单一的或偶发的现象来作出普遍性的价值判断,更不能仅仅从个体的感性经验来否定整体的理性进步。第三,稳定意识。国家的发展和稳定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要素,没有任何一个缺乏社会稳定的国家可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基本的常识。第四,理性意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许多与民生相关的问题上不能有过高的期望值,必须理性地看待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当前,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行为主体,政府仍然是民众权利和利益的保障者。任

何一位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该树立强烈的国家关怀意识,为中国的崛起和民族复兴承担起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如何重塑国家关怀、增进政治共识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传统的灌输式宣传抑或口号式的呼吁显然已不再适应今天的现实,一味地批判也无法提供可行的选择方案。或许,唯一的出路在于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国家关怀意识在大多数人心中重新成为一种文化自觉时,政治共识的重构才是可能的。当然,今天的政治共识不是要求每个人尊崇同一政治价值,而是在核心价值认同的基础上承认多元价值的共存;同样,国家关怀也不是自我禁锢,更不是狭隘的国家崇拜。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早已使中国成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人的国家关怀和政治共识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在封闭的政治氛围中得以真正实现。事实上,今天的国家关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价值立场的回归和重构,是在尊重外部性经验基础上的文化自觉自信的表现。只有在文化自觉和自信的基础上,政治共识才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以及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个体之间逐步生成,并为国家的长期发展和不断成长注入强劲的内在动力。

[责任编辑:朱 磊]